



黃美津

49.10.31生

台灣澎湖人

空中大學肄業

■經歷／

電視編劇

■現職／

編劇

■作品／

「又是春季」、「獨一無二」、「草地
貴族」、「老兵的女兒」、「漁鄉曲」

折翼飛鷹

舞台劇劇本組第一名 黃美津

劇情大綱

在現代的社會中，由於潮流的趨勢所向，年輕人無不汲汲營營於名利的追求，人人奮發向上，求的不是名，就是利。對於人生的價值和理想，也往往趨向於以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追求的名利為目標。而忽略了傳統生活中，最可貴的親情、友情，才應該是人們最應該追求、把握的理想。

本劇中的空軍飛行員高志飛，是一個滿懷理想、少年得志的熱血青年。由於他傲人的身份和成就，在心智未成熟的情況下，養成了目空一切、驕傲氣盛的個性。總認為『至高無上是飛行』。而看輕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和背景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發生了意外，雙腳殘廢，在人生的旅途上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，由高高的雲端上折翼墜落至谷底。

從此，他的人生觀開始在苦難中，日益成長、茁壯。

……
人們往往熱衷於「追求理想」的口號。十之八九總是替自己立一個遙不可及而流於空談的理想，然後在人生的歲月裏，為這個達不到的理想而自怨自艾、惶惶終日。

其實：理想在好不在高，在於適情適性，而不在於胸懷大志。與其大而無當，不如巧而實在，不是嗎？

■場景說明

△本劇為一景六幕九場之單景舞台劇，茲分幕分場如下：

第一幕單一場：民國七十五年六月的一個星期天。

第二幕第一場：前場一個月後某日上午十時。

第二幕第二場：前場同一日下午五時。

第三幕單一場：前幕一個星期後的某一天。

第四幕第一場：前幕兩個月後的某日下午。

第四幕第二場：前場同一日下午七時左右。

第五幕單一場：前幕四個月後的某日中午。

第六幕第一場：前幕三個月後的某日下午。

第六幕第二場：前場同一日晚上七點。

■人物表

△高志飛：二十四歲，醉心飛行之空軍飛行員。

△王玉秀：二十一歲，善良熱心之大學女學生。

△高母：五十歲，嫻淑溫婉之外省婦女。

△王父：五十歲左右，開朗豁達之公務員。

△王母：五十歲左右，熱心明理之本省籍婦女。

△高玉燕：二十七歲，開朗大方不拘小節之上班族。

△林清河：三十歲，憨厚、老實、腳踏實地之清潔隊員。

△劉金旺：六十歲，標準賭棍，寡廉鮮恥，不成材，小癩三型人物，但本性未泯，終知回頭。

△其他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的一個星期天。

地點：台北市某幢公寓一二樓，高家。

出場人物：高母、志飛、玉秀、玉燕、清河、金旺。

佈景：這是一個樓中樓式格局的房子。舞台一大半偏右方是高家西式的客廳，客廳正後方由左而右，有一座樓梯伸入舞台右上方，象徵通往高家樓上。

樓下左側樓梯口看得到的臥室是高志飛的房門。門上貼了一張和真人一樣大小的照片，照片上的高志飛身穿橙紅色的飛行裝，一副雄姿英發的樣子。整個客廳除了一般常見的沙發、餐桌、酒櫃之類的擺設之外，最醒目的是由天花板垂掛下來各式各樣飛機模型。牆上的壁飾也幾乎全部是和飛機有關的圖片，顯示主人是個對飛機十分癡迷的愛好者。

舞台左方則是高家的前院，簡單的鐵欄杆圍繞著，成為連接客廳的另一個表演小空間。

前院的後方天井則為遠處的青山綠水。晨昏變化，陰情圓缺也全在那兒展現。

幕啟：大幕在「西子姑娘」的女高音歌聲中緩緩升起。客廳收拾得一塵不染。歌聲是由高志飛的房間裏傳出來的。

△玉燕一副剛睡醒的樣子，披著晨袍，氣極敗壞的下樓，敲志飛的房間。

玉燕：哎！高志飛！你的西子姑娘安可太多次了，可以下台一鞠躬啦！

△房間內的歌聲繼續播放著，一點也沒有稍歇的跡象。

玉燕：吵！吵！吵！疲勞轟炸！

△玉燕邊喃咕著，邊走入右側甬道。

△高母推著茶籃車回來。半籃子的菜，半籃子做塑膠花的材料。她自己打開大門，推著茶籃車進客廳，將那一大堆

塑膠花材料堆放在茶几上，無意中抬頭看看時鐘，發現已經十一點了，無可奈何的搖搖頭，走到樓梯口吆喝。

高母：玉燕啊！你該起來了吧！

玉燕：我早就起來了！

△玉燕由右側甬道出來，肩上掛著毛巾，手上拿著一把牙刷，顯示正在梳洗。

高母：你不是跟清河約好今天要去試禮服的嗎？怎麼到現在還沒出門啊？

玉燕：他人又還沒來，我急什麼啊！

高母：你喔！要嫁人了，生活習慣也該改一改了。每天睡得七晚八晚，我看你以後怎麼當人家的媳婦。

玉燕：喔！當人家的媳婦就不能睡懶覺啊？誰規定的？都什麼時代了，還有這種小媳婦論調。

高母：不管是什麼時代都一樣，做人家媳婦就應該要有做媳婦的樣子。我以前剛嫁給你爸爸的時候，天不亮就起來了——

玉燕：哎！媽！拜託！你那些陳年往事不要又翻出來重播了，我已經會背啦！

△玉燕說著，將牙刷塞進嘴裏刷牙，轉身入右側甬道。

△高母顯得有些無奈，將茶籃車推入廚房。回客廳沙發，坐下來開始動手做塑膠花。

△玉秀拿著一本筆記本，由舞台右側上，邊走邊看地址，來到大門口按電鈴。

高母：來啦！

△高母放下手邊的工作，出來開門。

玉秀：請問一下，你們這裏是不是有房間要分租？

△高母打量了玉秀一番，似乎很滿意的樣子。

高母：對！對！對！進來坐！

△兩人走入客廳，高母一直在打量玉秀。

玉秀：我可不可以先看看房間？

高母：小姐！你叫什麼名字啊？

玉秀：我叫王玉秀！你們這裏房租一個月要多少錢？

高母：你在哪裏工作？什麼學校畢業的？家裏還有哪些人啊？對了！對了？你幾歲了？

玉秀：我今年二十一歲了，師大教育系四年級，還沒有畢業呢！房間在哪裏？我可不可以先看一下？

高母：喔！可以！可以！房間在樓上，我們這裏鬧中取靜，交通也很方便，你讀師大，住這裏最方便了！

△高母邊說，邊帶著玉秀上樓。

△玉燕由右側甬道出來，邊用毛巾擦臉，邊打開音響，播放熱門音樂。一邊扭著屁股，一邊到餐桌前泡牛奶。

△志飛穿著橙紅色飛行裝，由房間出來，乍看之下，彷彿是由門上蹦出來的。大步走到音響前，關音樂。一副理直

氣壯的樣子。

玉燕：哎！哎！哎！——

志飛：哎什麼哎！你有一點風度好不好？我在聽『西子姑娘』，你幹嘛開這個攪局啊！

玉燕：攪局？我看你才在攪局呢！七大早八大早就開始播『西子姑娘』。來來回回最少已經播一百遍了，我已經快被你吵

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才該有一點風度啦！

志飛：你不喜歡『西子姑娘』，你可以不要聽啊！我又沒有強迫你聽！

玉燕：你開那麼大聲，別人不想聽還是聽得到啊！上次那個房客周小姐，就是被你的『西子姑娘』氣走的。

志飛：她愛住不住干我屁事啊？

△兩人爭辯時，玉秀、高母正好邊談邊下樓。

玉秀：那我下個月就搬過來，好不好？

高母：好！好！好！志飛！來！來！來！來！

△高母與沖沖拉著玉秀下樓。

高母：她姓王，王玉秀，現在還在師大唸書，以後她就是我們家的新房客啦！這是我女兒玉燕！她馬上就要嫁人了！這

是我兒子志飛，他是空軍的飛行員吧！

玉秀：喔！你們好，以後請多指教。

玉燕：歡迎你來我們家住。

玉秀：謝謝，高媽媽，我還有事，我先走了！

△玉秀忍不住多看了志飛一身裝扮幾眼。

高母：好！好！好！那你月初記得搬過來喔！

玉秀：我知道！再見！

高母：再見！——志飛！送一下王小姐！

玉秀：不用了！

高母：應該的！應該的！

△志飛似乎不太樂意，卻又不好拒絕，只好跟著玉秀出去。

玉燕：哎！媽！你房租收她一個月多少錢？

高母：一千二！

玉燕：一千二啊！哇！媽，這個的條件很好喔！

高母：當然好啦！大學生吔！長得又漂亮。

△前院，志飛開門讓玉秀出去。

志飛：再見！

玉秀：再見！

△玉秀由舞台左側下，志飛得意洋洋的進門。

志飛：媽！那個王小姐很欣賞我的飛行裝喔！

玉燕：欣賞！你臭美！人家是看你有毛病。上班服勤穿這個，休假在家也穿這個，媽！你兒子已經『阿達』了啦！

志飛：你才阿達呢！我是參加了一個飛行俱樂部，等一下要去飛輕航機！

高母：喔！那我早一點開午飯，你吃飽再去。

志飛：不用了啦！媽！

高母：一下子就好了，一下子就好了！

△高母匆匆進廚房。

△玉燕在高母後扮鬼臉！

玉燕：十一點開午飯！媽最偏心了啦！每次開飯都是以你的作息時間為準。

志飛：你以為我喜歡啊！吃飽再去，最至少飛二十分鐘！

玉燕：什麼東西少飛二十分鐘？

志飛：輕航機啊！人家那是挑時間的吔！去晚了，人家飛機可不等你吔！

玉燕：不等就不等嘛！開那種飛機有什麼意思？

志飛：怎麼會沒意思呢？好玩吔！別人想開，還不會開呢！

玉燕：哎！你開那種驚天動地的戰鬥機習慣了。再來開那種輕飄飄的輕航機，你不會覺得好像大人玩小車，沒有成就感啊！

志飛：不會啊！不一樣的飛機，感覺不一樣啊！

玉燕：無聊！浪費！部隊裏的戰鬥機不要錢的，你不去開，偏偏花錢去開輕航機。

志飛：你以為部隊裏的戰鬥機，沒事就可以開著到處飛啊！有管制的吔！

玉燕：哎！你每天在部隊裏開戰鬥機還沒開過癮啊？連輕航機你也要開？你不怕開飛機開膩了啊！

志飛：只要有飛機讓我開，我一天開上二十四個小時，都不會嫌膩的。

玉燕：你喔！得了飛機癮，無藥可救了。

志飛：那是因為你沒有體驗過飛行的快感，才會這麼說。你如果在天上飛過啊！哼！我保證你病情比我更嚴重。哎！怎麼樣？待會兒一起去試試，我當你的義務教練。

玉燕：謝啦！我沒興趣！我等一下要跟清河出去。

△玉燕邊說，邊準備上樓。

志飛：坐飛機沒興趣，坐垃圾車你就有興趣啦？

玉燕：哎！你在說什麼話啊！

志飛：我在說實話啊！你不喜歡坐我的飛機，只喜歡坐林清河的垃圾車。

玉燕：哎！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瞧不起開垃圾車的？

志飛：哎！這是你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

玉燕：對！是我說的。可是卻是你心裏想的。我告訴你：我喜歡林清河就是喜歡林清河，不管他是做什麼工作的，我都喜歡他。我也不在乎你瞧不起他。

志飛：姐！我真的搞不懂你吔！我介紹那麼多優秀的空軍飛行官給你，為什麼你一個都看不上眼，偏偏看上那個開垃圾車的林清河？

玉燕：開垃圾車有什麼不好？不偷、不搶、正大光明的賺錢，跟一般上班族有什麼兩樣？我為什麼不能看上他？

志飛：他沒有理想、沒有抱負，你不應該看上他。

△兩人正在爭辯時，清河由舞台右側上，繞過欄杆，到大門按電鈴。

△門鈴響起，兩人吵得正起勁，誰也沒理會門鈴聲。

玉燕：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理想、沒有抱負？

志飛：他要是理想、有抱負，他就不會去開垃圾車！

玉燕：喔！開垃圾車的人就沒有理想、沒有抱負？你太武斷了吧！

志飛：這是事實，不是武斷，要不然你說，他的理想是什麼？他的抱負是什麼？

玉燕：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怎麼知道他的理想是什麼？

志飛：哈！你不是他的未婚妻嗎？你怎麼會不知道他的理想跟抱負呢？

玉燕：我——

志飛：是因為他根本沒有理想跟抱負，對不對？

玉燕：你——

志飛：姐！我是為你好吧！你要找對象，起碼也找個有出息一點的嘛！那個林清河——

玉燕：林清河怎麼樣？林清河沒出息是不是？好！我倒是要問問你，什麼叫有出息？出息的定義是什麼？

志飛：生活有理想、有抱負，就是有出息。

玉燕：好！那你說說看！你的理想是什麼？你的抱負是什麼？

志飛：和天一樣高就是我的理想，為國干城叱咤風雲就是我的抱負。

玉燕：廢話！你當空官開飛機，當然可以和天一樣高。清河開的是垃圾車吧！難道他得把垃圾車開得跟天一樣高才叫有

出息啊？

△門鈴又響，清河很有耐性的等著。

△高母端著一碗熱湯由廚房出來。

志飛：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！我是說——

高母：你們兩個在吵什麼啊？門鈴響了，是不是有人來了？

△志飛反應，轉身跑出去開門。

清河：志飛！你今天休假啊！

志飛：是你啊！你來得正好。來！來！來！來！

△志飛熱情的拉著清河進客廳。

△清河有些受寵若驚的樣子。

清河：伯母好！玉燕。

高母：清河！吃過飯沒有？一起來吃！

清河：吃——吃過了，謝謝！

志飛：哎！林清河！我問你喔！你每天開垃圾車，你的理想是什麼？你的抱負是什麼？

清河：我？

△清河一楞，一時竟答不上話來。

玉燕：（急）高志飛……

志飛：怎麼？我這樣問錯啦？（對清河）哎！你是嘴笨說不出話來，還是根本沒有理想、抱負？

高母：志飛，不可以這麼沒大沒小！

清河：沒關係，其實我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理想和抱負，我的抱負就是要娶玉燕當老婆。將來養幾個孩子，一家人幸福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享受天倫之樂，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了。

志飛：這算什麼理想跟抱負啊！

玉燕：誰說不算？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理想，不行啊！

志飛：我說的理想跟抱負，指的是未來的事業——

玉燕：人各有志，你懂不懂？你發展的方向跟我們不一樣。我不干涉你的理想，你也不要干涉我們的抱負OK？（對清河）走！陪我去選一套衣服。

△玉燕得意的挽著清河的手臂上樓。

志飛：無聊！沒出息！

高母：志飛！你不要對清河這麼沒禮貌，他以後就是你姊夫了，你這樣沒大沒小，多不好意思啊！

志飛：哼！有個開垃圾車的姊夫，我才不好意思呢！

高母：職業無貴賤。他除了工作不是很體面以外，人倒是不錯，忠厚老實，挺可靠的。

志飛：忠厚老實有什麼用？碰上老奸巨滑、死皮賴臉的人，注定吃虧。

高母：傻人有傻福！厚道的人啊！老天爺會保佑他不吃虧的！

志飛：才怪！吃虧就是吃虧，我就沒看過老天爺保佑過什麼吃虧的人。

△志飛說話時，金旺提著一塑膠袋的橘子，徑自走入大門，進客廳。

金旺：哎！金花！你大門怎麼沒關啊？

△志飛看著金旺，一副不太歡迎的樣子。

志飛：早知道你要來啊！我就把它鎖好！

高母：志飛——大哥！你怎麼有空過來啊？坐啊！

金旺：我帶幾個橘子來給你們吃！來！來！來！很甜吧！志飛——

△金旺熱絡的拿橘子要給志飛吃，看見志飛一身裝扮，誇張的讚美著。

金旺：哇！志飛！你今天怎麼穿得這麼帥氣啊？你等下去開戰鬥機對不對？

志飛：舅！很對不起！你今天恐怕要失望了。我今天休假！

金旺：休假啊！休假很好啊！不用上班！

高母：志飛！你不是要去什麼俱樂部嗎？你先去吃飯，吃飽也好出門了。

志飛：我不去了！舅舅難得來，我應該留在家裏『招待』他一下。

金旺：哎！不用了！不用了！你忙你的，有你媽招呼我就行啦！

△志飛還想說什麼：高母卻有意無意的將他攔下。

高母：茶在廚房裏！你趕快去吃！乖！

志飛：……（不悅）我不吃了啦！

△志飛氣沖沖的抱起飛行頭盔，轉身出去。

高母：志飛！志飛！

△傳來汽車引擎尖銳的起動，煞車聲，顯示志飛已經氣呼呼的開車離去。

△高母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。

金旺：金花！有機會你應該說說志飛！開汽車不是開飛機，不要開那麼快！危險哪！地上的車子那麼多，又不像天上那

麼空曠，愛怎麼飛就怎麼飛！

高母：……我去泡杯茶給你喝！

△高母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，進廚房。

△玉燕打扮得一身光鮮，和清河一起下樓。

金旺：玉燕！清河！你也來啦！

清河：舅舅好！

玉燕：舅！你來啦！

金旺：你們要出去啊！

清河：是啊！我們要去試禮服！舅！十八號一定要來喝喜酒喔！

金旺：當然！當然！我是舅舅吧！舅舅最大，『天上天公，地下母舅公』（台語）。我如果不來，你們喜酒不能開始吃吧！

清河：我知道！我知道！所以囉，你一定要來喔！

金旺：會啦！會啦！舅舅一定來！

玉燕：走啦！

清河：喔！舅舅，我們先走了。

金旺：好！好！好！你們去忙！你們去忙！

△清河和玉燕出去。

△高母端著一杯熱茶出來，放在茶几上，自己也坐下來做塑膠花。

高母：大哥！喝茶！

金旺：好！好！好！……清河跟玉燕結婚，你收了他多少聘金？

高母：聘金？沒有啦！

金旺：哎呀！你怎麼那麼笨啊？不收白不收啊！

高母：林家又不是很有錢，只要他們小倆口幸福就好了，收聘金幹什麼。

金旺：哎呀！話不能這樣講啊！誰知道他們結婚以後日子會怎麼過？你收一些聘金，就算你自己不缺錢用，最少也可以留

著給玉燕做私房錢啊！萬一將來兩家翻臉了，玉燕至少不會兩手空空啊！

高母：哎！不會的啦！

金旺：怎麼不會？人心難測啊！你要提防著點啊！

高母：還沒結婚，就要預防這些。那不就表示大家彼此不信任嗎？既然彼此不信任？那還結什麼婚啊？

金旺：信任？好！你相信你女婿，將來出了事，可別怪我事先沒有警告你喔！

高母：大哥！——

金旺：你喔！就是不會做人！收一些聘金多好呢？你自己用不上沒關係啊！至少借我週轉的時候也方便一些嘛！

△高母一副氣得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的樣子，低頭做塑膠花，來個相應不理。

△金旺討個沒趣，一時找不到台階下，只好喝口茶，自己找話題。

金旺：你在做塑膠花啊！

高母：是啊！家庭手工副業。

金旺：喔！做一朵多少錢啊？

高母：一朵一塊半。

金旺：那你一天可以做幾朵？

高母：二三十朵吧！

金旺：——呸！那這樣一天能賺幾個錢啊？

高母：錢少也是錢啊！反正我閒著也是閒著，做這個可以打發時間，又可以賺一點錢，有什麼不好？

金旺：嘿！你做一個月賺的，還不夠我在牌桌上放一次炮哪！

△高母反應，語重心長狀。

高母：你那個『賭』也該收啦！賭了一輩子，除了你自己以外，什麼都輸光了，你還沒有覺悟啊！

金旺：哎！有啊！有啊！我收啦！我現在很少去啦，——偶而一兩次啦！

高母：大哥！我們是親兄妹，孩子們現在也不在場，我這個做妹妹的人，有話就直說了！

△金旺尷尬狀，不想聽，又不得不聽。

高母：你是個做長輩的人，本來就應該給孩子們樹立一個好榜樣。

金旺：哎呀！長江後浪推前浪，現在的年輕人本事可強得很。我老啦！能做什麼榜樣啊！

高母：你不能做他們的好榜樣，至少不能做個壞樣兒讓他們瞧不起啊？

△金旺反應，無言以對。

高母：你看看志飛剛才的態度？你是他舅舅吧！如果不是你讓他太失望了，他也不至於這麼沒大沒小的。

金旺：我——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會在家啊！早知道我等他出門以後再來。

高母：不在家裏都一樣。你這個做舅舅的爭氣一點，他不在家都會尊敬你。

金旺：好！好！好！我爭氣！我爭氣！我今天好好爭一口氣，行了吧！——一萬就好，等我翻了本，利息加倍。

高母：你——我沒錢了！

金旺：哎呀！妹子！你就不要刁難我了嘛！我跟人家約好了時間！爽約不好意思。

高母：大哥！——

金旺：——好！好！好！捌仟，好不好！最後一次，下不為例！

高母：你那一次不是說最後一次的？大哥！無底洞啊！

金旺：哎呀！這一次真的是最後一次了嘛！我發誓好不好？從明天開始，我就去找工作。

高母：你——

金旺：哎呀！我跟朋友約好了，你這不是為難我嗎？

高母：我不是為難你，你看看志飛剛才的態度？他就是知道你一定是來借錢去賭，才會對你這麼不客氣，飯都沒吃就

跑出去了！你叫我這個做媽的人，在他面前怎麼抬得起頭來。錢是他賺的吔！

金旺：你放心，總有一天，我劉金旺會發的！我會讓你在兒子面前體面風光的抬頭挺胸。

高母：我可不指望。你要是能安安分分過日子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！

金旺：好！好！好！安安分分過日子！總要有錢才能過安分的日子吧！

△高母一副欲哭無淚的樣子，無奈之下，打開皮包，拿出幾張千元大鈔。還沒數，金旺一把全搶過。

高母：大哥！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！玉燕要結婚了，我也得開始替志飛準備了！

金旺：好！好！好！最後一次！最後一次！最後一次！我走啦！

△金旺拿了錢，轉身要往外走。

△玉燕慌慌張張由舞台左側上，緊張的敲門大叫。

玉燕：媽！媽！

△金旺開門，玉燕衝了進來，直入客廳。理都沒理金旺。

△金旺似乎也不在意，逕自出去。

玉燕：媽！媽！

高母：玉燕！你不是要去試禮服嗎？——

玉燕：媽！我在街口看到志飛的車子——志飛——

高母：志飛？志飛不是去俱樂部了嗎？

玉燕：志飛——志飛的車翻倒了啦！

高母：啊！

△高母一急昏倒，整個人倒在玉燕身上。

玉燕：媽！媽！舅舅！舅舅！

△在玉燕慌亂的呼叫聲中，大幕緩緩落下。

△換場。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幕一個月後的某一天上午十時左右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出場人物：玉秀，王父，王母，高母，玉燕，清河，金旺，保鏢甲、乙，志飛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客廳空無一人，燈光昏暗，顯得沒有什麼生氣。

前院的花草樹木長得有些雜亂，顯示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不曾修剪。

△玉秀帶著王父，王母逕自開門進來。王父，王母帶著簡單的行李。

玉秀：爸！媽！你們坐一下，我倒杯水給你們喝。

王母：玉秀！你就住在這裏啊！

玉秀：是啊！環境很好喔！

王父：嗯！窗明几淨，鬧中取靜，不錯！不錯！

玉秀：我來台北這麼久了，這個學期租到的房子最好了。

王母：玉秀！你在這裏租一個房間才一千二啊！

玉秀：是啊！很便宜喔！

△王父四處走走看看，看到志飛門上的照片。

王父：玉秀！這個人是誰啊？

玉秀：他是房東太太的兒子，空軍飛行員吔！我見過他一次，好神氣喔！

王父：才見過一次？他不常回來啊？

玉秀：不是！他出車禍了，住在醫院裏。我搬進來兩個禮拜了，到現在還沒有出院呢！

王父：那你有沒有去醫院慰問人家？

玉秀：有啊！可是房東的兒子心情不好，不讓人家進病房去看他。所以我都託他姐姐帶花去送他。我已經送他好多束花了，到現在還沒見到他本人呢！

王母：人家出了車禍，心情難免會比較不好，你不要怪他。

玉秀：我知道！我不會怪他的啦！

王父：哎！那他以後還能不能開飛機啊？

玉秀：好像不行了喔！我聽他姐姐說，等他傷好了，也只能調地勤了。真可惜！他是個標準的飛機迷吔！

△玉秀說話時，志飛坐著輪椅，由高母推著由舞台左側上。

△玉燕提著大包小包行李，隨後趕上開門。

△三人進門，玉秀正好在撥弄天花板的飛機。

玉秀：這一屋子的飛機，都是他的最愛吔！——

志飛：誰叫你碰我的飛機的？

△志飛神情冷漠，口氣極不友善。

△玉秀嚇了一大跳，回頭，並不以為意。

△玉秀嚇了一大跳，回頭，並不以為意。

△玉秀嚇了一大跳，回頭，並不以為意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你們回來啦！爸！媽！她就是房東太太。高媽媽！這是我爸爸、媽媽！剛從南部上來。

高母：喔！王先生、王太太！歡迎！歡迎！

△玉燕和玉秀將大包小包堆放在餐桌上清理。

王父：我女兒跟我說，住在這裏你很照顧她，謝謝你喔！

高母：哪有！我這一陣子很忙，還虧她幫我看家呢！

王母：這位是令郎吧！今天出院啦？

高母：噯！

王母：恭喜你啊！

△志飛冷漠的看了王父等人一眼，逕自轉動輪椅進房間，『碰』的一聲，用力關上房門。

玉燕：志飛！——

高母：算了！算了！不要管他。（對王父、王母）對不起，我兒子心情很不好，對不起。

王父：沒關係！沒關係！我如果是他，我的心情也會不好！高太太！你們一家人好好休息！我們不打擾了！

玉秀：爸！你們今天不是要住——

王父：我們去住旅館啊！高太太！我們先走了！

玉燕：噯！在這裏住啊！樓上還有一個空房間吧！

王父：不用麻煩了！我們去住旅館。

玉燕：王先生！王太太！你們是不是介意我弟弟的態度？我替他向你們道歉！他是心情不好，不是沖著你們！真的！

王父：噯！我不是介意！我只是怕太打擾了！

高母：不會啦！只是現在什麼都亂糟糟的，沒辦法好好招待你們，要請你們多包涵。

王父：噯！你這樣說我就更不好意思了！哈！哈！哈！

△幾個人輕鬆的笑了笑。

△金旺由舞台左側匆匆上，按門鈴。保鏢甲乙跟上。

△玉秀出去開門。金旺示意保鏢留在屋外。

玉秀：劉叔叔！

金旺：王小姐！

△金旺一路進門，一路嚷著。

金旺：噯呀！金花，你怎麼這麼早就出院啦？也不通知我一聲，害我到醫院白跑一趟。——這兩位是？

△高母一副疲累的樣子，在沙發上坐下來。

△玉燕則是一副不想搭理的樣子，坐下來，不開口。

△場面顯得有些尷尬僵硬。

△玉秀關好門進來。

玉秀：爸！他是高媽媽的哥哥，劉叔叔！這是我爸媽！

王父：喔！劉先生！您好！

金旺：幸會！幸會！王先生！你這個女兒長得好啊！又乖巧，又有禮貌。

王父：哪裏！是你不嫌棄！

玉秀：爸！媽！你們大概也累了，我帶你們上樓休息一下好了！

王父：——好！好！我們先上去了！

高母：好！好！

△玉秀、王父、王母上樓。

金旺：——志飛呢？志飛的腿好了沒有？志飛！志飛！舅舅來看你囉！

△金旺逕自走向志飛房間。

玉燕：（煩躁）他心情不好，你不要去吵他！

金旺：我不是要吵他，我是要關心他。

△金旺邊說，邊想去開門。

玉燕：你要關心他，早在醫院就應該關心了。

金旺：我——哎！我有去醫院啊！我——我去了好幾次！

玉燕：去三次！志飛住院一個月，你這個舅舅總共去了三次。每次去都是為了要借賭本才去的！

金旺：我——我承認我手頭不方便會跟你媽週轉一下。可是我還是很關心你們啊！

玉燕：你關心我們嗎？你如果關心我們，就不會讓我們在最需要你的時候找不到你！

金旺：我——我不知道出事了啊！

玉燕：你當然不知道，因為你根本就不想知道！那天我跑回來告訴我媽的時候，是你開的門。結果呢？你有沒有去關心

金旺：我——我真的不知道！——如果我知道，我會留下來的！

玉燕：你會嗎？有什麼事會比你的牌局更重要？如果不是輸光了賭本，你會來我們家嗎？你會知道志飛出車禍了嗎？

△金旺反應，無地自容狀。

高母：玉燕！——事情都過去了，說那些幹什麼？（對金旺）大家心情都不好，你先回去吧！

△高母一副心力俱疲的樣子，打開皮包，拿了一些鈔票，塞給金旺。

玉燕：媽！你還給他錢！

金旺：金花！——這——這不行啊！

△金旺儘快的數了數，一副很著急的樣子。

高母：拿去！拿去！我好累！我要去歇一會兒！

△高母說著，慢慢爬上樓。

金旺：哎！哎！金花！這些錢！——

玉燕：你不要是不是？好啊！給我，我替你還給我媽！

△金旺情急之下，逕自上樓。

△玉燕一副不滿的樣子，走入志飛房間。

△清河由舞台左側上，拿了一大袋資料。見兩個保鏢在門口逗留，不由得起了疑心。

清河：——你們兩位要找誰啊？

△兩個保鏢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再看看屋內，退開兩步，不想理清河。

清河：——兩位有事嗎？

保鏢甲：沒事啦！沒事啦！

保鏢乙：哎！我們喜歡站在這裏看風景不行喔！

△清河討個沒趣，只好開門進屋，還特地將門鎖好。

清河：玉燕，志飛！媽！

△玉燕開門，志飛自己轉動輪椅，著急的出來。

志飛：你回來啦？問得怎麼樣了？我以後還能不能開飛機？

清河：你得先辦退役，領保險金、撫恤金，如果你的腿將來可以走路，他們會幫你辦復役，調任地勤——

志飛：我不要聽這些，我只要知道，我以後還能不能飛！

△清河楞了楞，無奈的搖了搖頭。

△志飛一楞，一副欲哭無淚的表情。

玉燕：志飛！空軍對體格的要求本來就很嚴格！——你還是可以飛啊！你不是參加什麼飛行俱樂部嗎？等你的腿好了，

你還是可以去飛輕航機啊！

志飛：（大叫）啊！——我要飛戰機！

△志飛任性霸道的大叫著，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氣。

△玉燕一付欲哭無淚的樣子，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志飛，退到一旁飲泣。

清河：志飛！你要面對現實！撫恤金和保險金都在這裏面！你自己要替以後的日子做打算！

△清河將大信封放在志飛的腿上。

△志飛看了信封一眼，靠在椅背上，欲哭無淚。

△三人都沈默了下來。

△屋外，兩個保鏢見屋內沒有動靜，不由得起了疑心。

保鏢甲：哎！姓劉的怎麼進去那麼久啊？

保鏢乙：幹！會不會從後門溜了？

保鏢甲：幹！他敢溜！老子就要他好看！

保鏢乙：（朝屋內喊）喂！劉仔！

保鏢甲：幹！在這裏喊有個屁用啊！

△保鏢甲說著，俐落的翻過鐵欄杆。保鏢乙跟上。兩人大喇喇的進客廳。

保鏢甲：哎！劉仔！

清河：哎！我門鎖著，你們怎麼進來了？

保鏢乙：你以為門鎖著我們就進不來啦？看清楚一點！老子以前是跳高冠軍吔！

玉燕：你們是誰啊？跑到我們家來幹什麼？

保鏢甲：幹什麼？問你們劉金旺啊！

清河：劉金旺？我舅舅跟你們有什麼關係？

保鏢甲：舅舅！喔！你就是劉金旺那個開戰關機的外甥對不對！

保鏢乙：哎！你舅舅說你一個月賺十幾萬的薪水，真的還是假的？

保鏢甲：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，二十萬對他們這種開飛機的人來說，是九牛一毛，小數目啦！

清河：哎！哎！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啊？什麼十幾萬，二十萬——

△清河說話時，高母氣沖沖由樓上下來。金旺跟下。

高母：我沒有那麼多錢！

金旺：金花！你一定要幫我！你不能見死不救——你們怎麼進來了？

保鏢乙：你不去，我們不進來怎麼辦，站在外面當傻瓜啊！

保鏢甲：哎！劉仔！你不是說你外甥一個月賺十幾萬嗎？怎麼拿個二十萬拿那麼久？

金旺：我——金花！——

高母：（哭）我真的沒有錢，你看看志飛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以後怎麼過日子了，你還來跟我要錢！

△高母氣得哭了起來。

玉燕：媽！

△金旺看志飛坐在輪椅上，驚訝得目瞪口呆。

金旺：志——志飛！你——你殘廢了！

志飛：殘廢？對！我殘廢了！我以後不能開飛機賺錢讓你去賭了！你很失望吧！

金旺：怎——怎麼會這樣呢？腿斷了，不是接一接就會好了嗎？

志飛：接一接就會好？對啊！接一接就會好，就可以再去開飛機賺錢給你賭！對不對？

金旺：我——

志飛：我上輩子欠你不是？我賺錢給我媽！你就從我媽那裏拿去賭！（怒吼）我賺多少，你就給我賭掉多少！如果是

我欠你的，也該有還清的時候吧！

△金旺無言以對。

△志飛倔強的忍住眼淚，不使自己哭出來。自我解嘲的笑了笑。

志飛：我欠你的大概已經還清了，所以現在坐在這裏，不用去開飛機賺錢給你賭了，對不對？……（笑）我難過什麼呢？

應該是你難過才對！以後沒有人賺錢給你賭了嘛！

保鏢乙：哎！你外甥是他啊？幹，他這個樣子一個月是要怎樣賺十幾萬給你賭？

保鏢甲：你管他那麼多幹什麼？他以後有沒有錢賭是他的事啦！我們今天拿得到二十萬就好了啦！

金旺：你——你們先回去！二十萬我會想辦法還給你們。

保鏢：回去？哎！你有沒有講錯啊？是你自己說今天要還錢的吔！你叫我們空手回去，跟大哥怎麼交待？

金旺：我——金花！你幫我最後一次！真的是最後一次。我以後做牛做馬也會把欠你們的還給你們！

△高母說不出話來，只是哭得更傷心。

△金旺尷尬萬分，却又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切。

金旺：金花——志飛！你相信舅舅一次！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！真的！是最後一次！

志飛：我欠你的還沒有還夠是不是？好！好！好！這是我的撫恤金！我開飛機領的最後一筆錢！（吼叫）如果是我該還你的，

這也是最後一筆啦！

△志飛從信封抓出一大把鈔票，忿恨的摔在金旺臉上。

△鈔票滿天飛舞。

△燈暗轉。

△換場。

第二幕 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同一日，下午五時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出場人物：王父、王母、高母、玉秀、志飛、玉燕、清河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餐桌上擺著熱騰騰的晚餐。

△廚房傳來炒菜聲。

△王父和玉秀正熱心的在擺碗筷。

玉秀：媽！你菜炒好了沒有？可不可以開飯了？

王母：(OS)可以了！可以了！

王父：玉秀！你去叫大家下來吃飯了！

玉秀：喔！

△玉秀興沖沖上樓。

△王父繼續擺碗筷。

△樓上傳來敲門聲和招呼聲。

玉秀：(OS)高媽媽！起來吃晚飯了！高大姐！姐夫！起來吃飯了！

△不一會兒，玉秀、高母一起下樓。王母正好端着炒好的菜出來。

高母：哎！王先生！王太太！這怎麼好意思呢！我來！我來！

王父：噯！不用了！不用了！都弄好了！

高母：這——那有這樣子的，你們來做客，我沒有招待你們反而讓你們下廚。

王母：高太太，我們玉秀住在你們家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，誰下廚都一樣啦！

王父：是啊！我看你們大家心情都不好！也沒有那個心思去張羅吃的，所以我們就自己動手啦！你不會見怪吧！

高母：哎！我謝謝都來不及了，怎麼會見怪呢！

△清河，玉燕雙雙下樓，敲志飛房門。

玉燕：志飛！吃飯了！

△房間內沒人應聲。清河，玉燕互相使個眼色。玉燕逕自開門進志飛房間。

清河：——王先生！王太太！你們先坐，你們先吃！

高母：清河！這頓飯是王先生、王太太煮的。

清河：喔！這怎麼好意思？我剛才跟玉燕還在打算，晚飯懶得煮了，請兩位出去外面隨便吃一點呢！沒想到你們——

王父：哎！外面煮的東西不可靠，還是自己煮的東西吃起來安心些！來！來！來！一塊兒來嘛！

△玉燕推著志飛出來。志飛蹦著一張臉，神情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高母：志飛！這頓飯是王先生、王太太煮給我們吃的！趕快謝謝人家！

△志飛看了大家一眼，輪椅掉頭，就打算回房間。

玉燕：志飛！你要去那裏？

志飛：我答應你出來吃媽媽的飯，可沒答應出來吃別人煮的飯！

高母：志飛！不可以這樣子，王先生他們是好意！

志飛：（不悅）我不需要別人的好意！（對王父）你們是同情我還是我可憐我？可憐我坐在輪椅上是不是？

玉秀：（不悅）哎！高志飛——

△王父忙攔下玉秀，笑嘻嘻打圓場。

王父：哎！我懂！我懂！對志飛來說，我太太煮的茶，沒有媽媽的味道嘛！吃！吃！吃！吃！

△王父乾笑著，想化解尷尬的氣氛。

△清河見狀，也笑著應和。

清河：哈！對！對！對！這頓晚飯是少了點媽媽的味道。不過對我來說啊！少了媽媽的味道，還是比新老婆煮的味道好得太多了！來！來！來！開飯！開飯！我等不及了！

△清河招呼著大家上桌。

玉燕：哎！你拐彎抹角在說我不會煮茶是不是？

清河：哎！我可沒說，是你自己承認的喔！哈！哈！哈！

△清河極力的想將氣氛弄得輕鬆些。但是志飛蹦著臉瞪著大家。使得氣氛顯得有些尷尬。

玉燕：哼！我告訴你！我煮的菜再差勁，也比你垃圾車的味道好太多了！

清河：哎！那可不一定喔！我們清潔大隊的垃圾車設備很現代化啦！車上有音響、冷氣、又灑香水，開起來也是很拉風的吔！——

志飛：開垃圾車很神氣是不是！？

△志飛突然開口，嚇了大家一跳。不約而同看著他。

志飛：——是啊！你現在是該神氣了！風水輪流轉！你現在開垃圾車，比我這個開輪椅的空軍飛行員要來得有出息多了！

清河：志飛！——

志飛：你現在心滿意足了吧！比來比去，事實還是證明你比我強！你贏了！你歡呼啊！

玉燕：志飛！你不要胡思亂想！——

志飛：你也贏了！你當初的選擇是對的！選擇一個開垃圾車的，要比選一個坐輪椅的飛行員好過一千倍！一萬倍！

玉燕：志飛！你是怎麼了？你非得要這樣沒事找事嗎？

志飛：對！我是沒事找事！我是個禍害！

高母：志飛！你去睡一會兒！媽煮飯給你吃！

志飛：我不要吃！我也不要睡！我吃幹什麼？像我這種廢物，一點用處都沒有，吃飯只是在浪費糧食！

△志飛顯得有些歇斯底理，操縱輪椅漫無目的的到處亂轉，想找東西發洩，一屋子的飛機模型，成了最搶眼的發洩對象。

△志飛轉到房門口，一把將照片撕了下來，丟在地上，又抓順手拿的到的飛機模型到處亂砸洩恨。

志飛：沒有飛行員了，沒有抱負了，沒有理想了！這些飛機也沒有用了！沒有用了！通通沒有用了！

高母：志飛！

△高母哭著，玉燕也不由得悲從中來，和高母相擁而泣。

玉燕：媽！

△大家看著志飛發颯，卻一籌莫展。

△志飛將順手抓到的一架飛機，拋射向天花板上垂掛下來的飛機。

志飛：飛機！你為什麼不讓我駕著你撞死！戰死！！

△模型飛機在天花板上搖搖晃晃，互相碰撞，有些懸絲斷了，飛機掉下來，活像一場模擬的空戰。

△志飛激動的想法站起來攀抓天花板上的飛機，卻力不從心，摔在地上。掙扎著想起來，卻動彈不得，又氣又恨，終於忍不住趴在地上，痛哭了起來。

△大幕緩緩落下。

第三幕

時間：前幕一個星期後的某一天，下午五時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出場人物：志飛、玉秀、高母、王父、王母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客廳並沒有開燈。一片昏暗。

△志飛坐著輪椅，坐在前院，靜靜的看著天空。

△玉秀抱著幾本書，由舞台右側上，顯然是剛放學回來。走到欄杆，見志飛在前院，立刻熱烈的打招呼。

玉秀：嘿！你在乘涼啊？

△志飛看了玉秀一眼，反應冷漠，沒有理會。

△玉秀繞過前面，自己開門進來，走到志飛面前，擺出笑臉，極力的想找話題。

玉秀：你在看什麼？看星星、還是看月亮？

志飛：——

玉秀：你們家的環境真的很好吧！又有院子可以乘涼，又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月亮。——你會不會看星座？我會看喔！

你是什麼星座的？我教你看你的星座在那裏！

志飛：要你自己去看！請你不要站在我的面前擋住我的視線！

△玉秀碰了一鼻子灰，有些沒趣！只好進客廳。順手將電燈打開。

志飛：不要開燈！

玉秀：不開燈等一下蚊子全部跑進來了！

△玉秀邊說，邊上樓梯。

△志飛有些不高興，轉動輪椅進屋，將燈關掉。又轉動輪椅到前院。

△不一會兒，玉秀下樓，又將燈打開，到餐桌倒水喝。

△志飛更加不高興，轉動輪椅進客廳，正想去關燈，正好和玉秀正面對上。

玉秀：哎！你知不知道我爸媽到那裏去了？

志飛：（沒好氣的）我管你爸媽去那裏了！

△志飛氣沖沖的要進房間。

玉秀：哎！那你媽呢？你媽去哪裏了？

志飛：你管我媽去哪裏！

△玉秀討了一個沒趣，也不以為意，逕自坐到沙發上，看報紙。志飛反倒不知道如何進退只好進房間。

△高母由舞台左側上，提了兩大袋的塑膠花材料，自己開門進來，一副很吃力的樣子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

△玉秀放下報紙，到前院幫高母提袋子。

高母：謝謝！

玉秀：你要做塑膠花啊？

高母：是啊！閒著也是閒著。

玉秀：我幫你做！

高母：好啊！

△兩人進門，坐下來，高母立刻開始動工，一副很認真的樣子。

△玉秀坐在高母旁邊，邊看邊學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你做得好好！

高母：我這哪叫快啊！市場那邊那個楊太太，一天可以上做出四五百朵，那才叫快呢！

玉秀：熟能生巧啊！等你做熟練了，說不定做得比他們更快呢！

高母：我要是能做得和她們一樣快，一天賺個五六百塊，那我就心滿意足了！

玉秀：高媽媽！有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問！

高母：什麼事，你問吧！

玉秀：志飛……志飛他的腳現在到底怎麼樣了？

△高母嘆了一口氣，一副不知道該從何說起的樣子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我不是好奇！我是關心——

高母：我知道！謝謝你。志飛的兩條腿骨頭都斷了，右腿這裏，這裏斷了（比自己腳的位置）。左腿比較嚴重，膝蓋都碎了！

玉秀：那他以後都不能走路了嗎？

高母：醫生說如果復建做得好，以後還是有可能站起來走路。不過那要很久，也要有很大的耐心去做復建才有希望。

玉秀：既然有希望那就不要放棄啊！你應該鼓勵他去做復建啊！

高母：我知道啊！可是——他心情不好，脾氣又暴躁！動不動就發脾氣，我逼也不能逼他，勸也勸不動他。他不想做復建，誰也拿他沒辦法。

玉秀：那也不能就這樣隨他去啊！難道他甘心一輩子坐在輪椅上啊！

△玉秀說話時，志飛正好從房間出來。

志飛：（不悅）坐輪椅是我的事！不要你管！

△玉秀、高母都嚇了一跳，回頭。

高母：志飛！——我跟玉秀是在談你復建的事情。

志飛：我的事不需要別人替我談！

玉秀：哎！我是——

△玉秀想爭辯什麼，卻被高母攔了下來。

高母：沒事了！沒事了！我們不談就是了！——我熬了排骨湯，你喝一碗，好不好？

志飛：要吃晚飯了，還喝什麼排骨湯！

高母：我加中藥熬的吔！人家說多喝，對骨頭有好處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他餓了！要吃飯了！

高母：吃飯？喔！我現在就去買便當！

△高母顯得有些慌亂，一時之間竟找不到皮包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我去買就好了！

高母：不用！不用！我去就好！你不知道志飛喜歡吃什麼菜。

△高母匆匆上樓。

玉秀：你不要對你媽那麼兇好不好？她好緊張你知不知道？

志飛：我們家的事不要你管！

玉秀：我才不想管你呢！我是覺得高媽媽好可憐喔！為了你舅舅的事，她心裡一直都有負擔。——

志飛：有負擔也是她自己找來的！如果不是她縱容我舅舅予取予求，今天這一切也就不會發生了！

玉秀：哎！話不能這樣講！對方是她的哥哥吔！你叫她能怎麼辦？再說，誰知道會發生這些事情的？

志飛：你不要說了！我不想聽！

△門鈴響起。

△王父、王母提了大包小包的吃食上。

△玉秀出去開門。

玉秀：爸！媽！你們去哪裏了？

王母：我跟你爸爸四處去逛了一圈。

王父：哈！台北啊！有三多，車多、人多、路邊攤多！你看看：我們才在附近繞了一圈，就買到這麼多吃的，夠開個宴會了！

△三人邊談邊進門。

△高母拿了一張千元大鈔，匆匆下樓。

高母：王先生！王太太！坐！我去買便當。

王父：哎！不用了！不用了！晚餐我已經買回來！你看看，這麼多，吃三頓都吃不完了！玉秀！去拿碗來裝。

△幾個人到餐桌整理吃食。

△志飛不滿的瞪了衆人一眼，轉動輪椅準備進房間。

高母：志飛！有你最喜歡吃的粽子，你吃一個好不好？

志飛：——我為什麼要吃粽子！晚飯呢？為什麼沒有煮晚飯！

高母：我——我忘了！

志飛：忘了？二十幾年來，你從來沒有忘記過為我準備晚飯！為什麼現在會忘了？

高母：我——我去做塑膠花！他們趕工——

志飛：塑膠花！現在塑膠比我重要了，對不對？我現在殘廢了，不能開飛機賺錢了，那些塑膠花至少可以幫你賺一些工

錢，對不對！

玉秀：高志飛！我不許你對你媽這種態度！

志飛：（怒吼）這是我跟我媽的事，不要你管！——

玉秀：你還知道她是你媽？你像他兒子嗎？

△志飛語塞、氣忿難平狀。

高母：玉秀！不要說了！是我不好！——我去買晚飯！

玉秀：高媽媽，你不要這麼委屈求全好不好？你再這樣下去，遲早你會崩潰的！

高母：沒關係！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！

玉秀：心情不好就可以亂發脾氣是不是？你心情也不好啊！為什麼還要受他的氣！

△志飛反應，轉動輪椅準備進房間。

△玉秀上前一把攔下，拉住輪椅。

玉秀：不許走！你每次都這樣，莫名其妙的發完一頓脾氣，就躲回房間去，留下一堆傷害給別人！

高母：玉秀！——

王母：玉秀！人家他媽媽都不計較了，你計較什麼啊！

玉秀：就是因為大家都不計較，他才會這麼得寸進尺！

王母：那也不干你的事啊！你管這麼多做什麼？真不懂事！

△王父若無其事的上前拉王母。

王父：老婆！你才不懂事呢！我逛街逛了半天，腰痠死了，也不曉得要替我捶捶！

王母：哎！這——

△王母想說什麼，王父卻不給她機會，拉著她上樓。

王父：哎什麼哎！走啦！

△客廳氣氛沉默了下來。

△高母一付不知道該如何自處的樣子。想離開，卻又怕兩人起衝突。

高母：玉秀！——你不是要幫我做塑膠花嗎？來啊！這些花人家明天趕著要！

玉秀：高媽媽！你忙你的！——我跟志飛出去看星星！

△玉秀說著，推著志飛出去。

志飛：哎！哎——

玉秀：你不是說要看星座嗎？我教你看你的『心』座！

△玉秀將志飛推到前院，煞有介事的指著天空。

玉秀：你看到沒有？那一顆叫做慈母星，這一顆叫做赤子星。很奇怪喔！赤子星很明亮的時候，慈母星就跟著很亮。赤子星黯淡的時候，慈母星就會跟著失去了光暉！

△高母不放心的跟到門邊觀察，見兩人沒有再起衝突，放心的進入廚房。

△玉秀見高母進去，嘆了一口氣，停止表演。

玉秀：——我只是你們家的一個房客，我的確不該過問你們家的事。可是——你說我多管閒事也可以，你說我難婆也可以，我就是看不慣你這樣傷害你母親。

志飛：你懂什麼？你根本不了解！

玉秀：對！有些事我是不了解，可是我看到的部分我了解！高中尉！您好！

△玉秀突然向志飛行個軍禮。

△志飛一愣，看著玉秀的舉止，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。

玉秀：（苦笑）沒人跟我回禮。一個月前，那個意興風發的飛將軍到那裏去了？

志飛：你不要說了！已經沒有飛將軍了，沒有高中尉了！只剩下一個廢物！廢物！

玉秀：剩下的不是廢物！剩下的是一隻到處傷人的刺蝟！

△志飛反應，訝異的看著玉秀。

玉秀：你不覺得嗎？從你出事到現在，你身邊的人，一個一個都已經被你刺得遍體鱗傷了，你還想傷害他們多久？

志飛：我傷害他們？你有沒有替我想過？我才是受害者！我受到的傷害有多大？

玉秀：沒有人傷害你！車禍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，你能怪誰？

志飛：我為什麼不怪？如果那一天我舅舅不來我家，我也不會這麼衝動！如果那一天我媽媽讓我留在家裏，我也不會——

玉秀：你也承認自己衝動嗎？追根究底，這件不幸還是因為你自己衝動造成的啊！

△志飛反應，懊惱狀。

玉秀：你怪你媽媽，你媽媽也怪自己，她把一切的罪過都攬在自己身上。你傷害她，她也在傷害她自己，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她受的傷害最大，你知不知道？

△志飛反應，無言以對。

玉秀：你出了事，心裏難過，她比你更難過吧！你不能安慰她也罷了，為什麼還要折磨她呢？

志飛：我沒有折磨她！

玉秀：你折磨自己就等於是在折磨她！你是她的兒子，你快樂，她就跟著你快樂，你傷心，她跟著你傷心，你自暴自棄，就是在撕碎她的心！

志飛：自暴自棄？（苦笑）自暴自棄？嗯？（激動）我在撕碎她的心，她也在撕碎我的心，你知不知道？

△玉秀反應，意外的看著志飛。

志飛：我垮了，她的靠山也就倒了。雖然她沒有說出來，可是我知道她急、她慌。我心裏有數！可是我能怎麼辦？我只能眼睜睜的坐在這裏，看著她把所有的希望，寄託在那些一朵一塊半的塑膠花上面！

△志飛有些哽咽，說不下去的樣子。

玉秀：你為什麼要眼睜睜的坐在這裏看呢？你可以讓他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的。

志飛：我可以嗎？我憑什麼讓她寄託？憑這張輪椅？——（哽咽）你不知道我有多恨！

玉秀：你能恨誰呢？恨有用嗎？你與其坐在這裏恨天尤人，倒不如好好振作起來——

志飛：（激動）你以為我喜歡坐在這裏？你以為我不想振作？我問你！我憑什麼？我憑什麼？

玉秀：憑你的決心和毅力啊！高媽媽說，你的腿只要耐心的做復健工作，將來還是有可能復原的。

志飛：那是醫生在安慰她的。我自己的腿我自己知道，想站起來走路，機會是非常渺茫的。

玉秀：渺茫畢竟還有一點點的希望啊！只要不是絕望，一點點希望就值得你去把握！

△志飛看著玉秀、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玉秀：你應該好好的把握每一個嘗試的機會，吃的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也許有一天，你能站起來！

志飛：站起來又怎麼樣？站起來又有什麼用？就算我恢復得跟正常人一樣，我還是不能開飛機！我被淘汰了你知不知道？我被空軍淘汰了！

玉秀：淘汰？也許你可以轉任地勤工作啊！你沒有被空軍淘汰啊！

志飛：地勤工作？哼！我不稀罕地勤工作！

玉秀：你不想做地勤工作也可以！在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具有挑戰性的工作，可以讓你嘗試啊！

志飛：有什麼工作比飛行更具有挑戰性？我不稀罕！

玉秀：不稀罕？這個不稀罕！那個不稀罕，坐在輪椅上一輩子，你就稀罕啦！

△志飛反應，看著玉秀。

玉秀：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，你穿著橘紅色的飛行裝，那個時候，我有一種很崇拜你的感覺。我不是崇拜你會

開飛機，我崇拜的是你身上散發著一種充滿自信的氣質。好像世界踩在你腳下，沒什麼事可以嚇倒你一樣！

志飛：那是以前的我！

玉秀：對！那是以前的你。我不懂，難道你不需要以前那個你，反倒要現在這個你嗎？

△志飛反應，無話可答。

△高母由甬道出來，一身大汗，端出了一個餐盤，上面一份熱騰騰的飯菜。

高母：志飛！晚飯我煮好了！

△志飛反應，望著高母的臉。

△大幕緩緩落下。

第四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幕兩個月後的某一日下午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出場人物：玉燕、清河、高母、志飛、玉秀、學文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客廳中的擺設略有更動，新裝了一套復健用走道。

△玉燕，高母一人一邊，正吃力扶著志飛在走道上做腿部復健。

△志飛兩腿似乎十分不聽使喚，累得一身汗，卻沒有什麼進展。

玉燕：左腳！左腳再提高一點！用力！用力啊！

志飛：（不耐煩）我已經很用力了！

玉燕：可是你的腳沒有動啊！再多用一點力氣試試看！

志飛：（煩躁）用力！用力！我再怎麼用力也沒有用，它不會動就是不會動！

△志飛甩開玉燕的攙扶，靠在扶手上喘氣，顯然他也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。

高母：我看先休息一下好了！等一下再試試看！

△高母將輪椅推過來，侍候志飛坐下。

△玉燕似乎也累了，靠在沙發扶手休息。

玉燕：志飛！你這幾天有進步了吔！

志飛：有嗎？我覺得跟以前沒什麼兩樣！

玉燕：有啦！你自己不覺得。你的右腳現在移動比較靈活了！

志飛：那我的左腳呢？復建這麼久了，到現在還是不會動！

△兩人談話時，高母坐到沙發角落裏，埋頭做塑膠花，對於兩人的對話並不關心。

玉燕：哎呀！復健本來就是要靠長期的努力才能見到成效的嘛！那有那麼快！又不是傷風感冒吃特效藥。

志飛：我——我總覺得我好像在浪費時間，白費工夫。

玉燕：哎！弟！要有信心，萬丈高樓平地起！總有一天，你會站起來的。

△清河由舞台左側上，逕自進門。

清河：老婆！我來了！志飛！

玉燕：（看錶）嘿！你到那去鬼混了，混到現在才來！

清河：哎！同事臨時有事，叫我幫他跑一趟垃圾掩埋場。——才遲到二十分鐘，已經很快了。（對志飛）來！來！來！復健工作開始。

健工作開始。

玉燕：開你個頭啦！我們剛做完一趟啦！

清河：喔！那今天有沒有進展？

玉燕：（異口同聲）有！

志飛：（異口同聲）沒有！

清河：到底是有還是沒有！

玉燕：有啦！

志飛：沒有！

玉燕：有啦！——

清河：好了！好了！投票表決！現在還是一比一。媽！有沒有？

高母：啊！什麼？

△高母抬起頭來，根本沒聽到大家的話語。

高母：你要什麼？我拿給你！

清河：媽！我是在問你，志飛今天復健有沒有進步？

高母：進步啊？——應該是有吧！

志飛：媽！你能不能不要做那些花了！

△志飛一付不太滿意的樣子。

高母：花啊！——

玉燕：媽閉著也是閉著，你管她做花打發時間。媽！做塑膠花傷眼睛，你不要整天做，無聊的時候，做幾朵玩玩就行了！

高母：好！好啊！

清河：來！來！來！大家都休息夠了吧！再努力一下。

△清河不由分說，上前扶起志飛做復健。

玉燕：媽！你休息我來就好！

△高母退開，坐在沙發上，本能的拿花要做，又不敢，只好乖乖放下。

清河：來！抬右腳！噯！很好！很好！一下子就抬起來了！來！現在換左腳！——用力！——

△志飛在做復健時，玉秀，學文雙雙由舞台右側上，邊走邊討論手上的資料夾。兩人繞過舞台左側，逕自進門。

清河：再試試看！用力！用力！

志飛：不行啦！它不動就是不動！

玉秀：你在做復健啊！

△眾人反應，不約而同回頭看剛進門的玉秀、學文。

玉燕：玉秀！你回來得正好！來！來！來！他的腿比較聽你的指揮！

玉秀：喔！等一下！（對學文）你坐一下，我上去拿！

學文：好！

△玉秀逕自上樓。

△清河等人，不約而同看着學文。

學文：各位好！我叫邱學文，是王玉秀的學長。

△清河等人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一臉疑問。

高母：邱先生，請坐啊！

學文：謝謝！

清河：邱先生在哪高就啊！

學文：喔！我現在在師大唸研究所。

玉燕：師大！那你跟玉秀是同一個學校囉！

學文：是啊！他是學士班四年級，我是碩士班一年級。明年她也要考碩士班，到時候我們就變成同學了！

△志飛反應，有些吃味狀。

△玉秀抱了一大疊稿紙由樓上下來。

玉秀：學長！我寫的全部都在這兒啦！

學文：小S%我去年寫的論文，比你這些要厚一倍以上。

玉秀：哇！一倍喔！我那有那麼多的資料寫啊！

學文：放心！我會支援你的！走吧！我們找個地方坐一下，你把概要先講給我聽。

玉秀：好啊！——你先看一下！——我馬上好！

△清河等人一直睜大眼睛看著兩人對話。

△玉秀發現大家的眼光怪異，自己也覺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
玉秀：喔！他是我學長，叫邱學文，他要幫我弄畢業論文。

△玉秀邊說、邊走到玉燕的身旁，準備幫志飛做復健。

玉秀：你們今天做的怎麼樣了？有沒有進步？

清河：左腳還是不太會動吧！

玉秀：沒關係！我們再試試看！來！用力！

志飛：——我今天不做了！

△志飛有些嘔氣似的，甩開兩人的手，一屁股在輪椅上坐下來。一聲不吭、轉動輪椅進房間。『碰』的一聲關上門。

玉燕：志飛！——那個臭脾氣又發作了！

玉秀：又怎麼啦？誰又惹他啦？

清河：唉！你不知道誰知道啊？

△清河一副話中有話的樣子。

學文：玉秀！你還有事嗎？

玉秀：喔！沒有了！

學文：那麼我們去圖書館討論這篇論文好不好？

玉秀：——好啊！高媽媽！我要出去了，下午可能會晚一點才回來！

高母：好！好！忙完了早一點回來！

玉秀：我知道！再見！

△玉秀和學文一起出去。由舞台右側下。

△清河看著兩人出去，一副心有數的樣子。

高母：玉燕！你進去看看志飛！他又為什麼事在不高興了！

清河：沒事！志飛在吃醋了！

高母：吃醋？吃什麼醋啊？

玉燕：媽！你沒看見玉秀帶個男孩子回來啊？你兒子打翻醋罈子了！

高母：唉！人家玉秀帶朋友回來！他吃什麼醋啊！

玉燕：哎！媽！你忘了？你當初讓玉秀住進來，你的目的是什麼？你不是要給志飛製造機會嗎？

清河：這叫日久生情，志飛對玉秀有意思了！

玉燕：媽！搞不好你要當婆婆了！

高母：唉！我沒有那個命！

玉燕：噯！那可說不定喔！我看玉秀跟志飛挺談得來的嘛！

清河：對啊！志飛這次肯開始做復健，不就是玉秀鼓勵的？

高母：鼓勵是一回事，男女交往又是一回事。要是在以前，那倒是很有可能！現在志飛這個樣子，玉秀哪會看得上他？

△志飛的房門悄悄的開了起來，志飛靜靜的聽著客廳裏三人的對話。

△燈暗轉。

△換場。

第四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場同一日下午七時左右

地點：同前

出場人物：志飛，玉秀

佈景：

幕啟：客廳一片漆黑。志飛坐在角落的沙發上。輪椅則放在樓梯口。房門關著。

△玉秀由舞台右側上，發現屋內一片漆黑，不由得有些疑心，到門口按電鈴。

△電鈴響了半天，屋內卻沒有動靜。

△玉秀只好自己開門，小心翼翼走入前院。

玉秀：高媽媽！高媽媽，你睡了嗎？

△玉秀叫了半天沒人應聲，只好壯起膽子走入客廳，開燈，卻沒有發現志飛坐在角落裏。看見輪椅空著，不由得楞

了楞，探頭到房間看了看。

志飛：你在找我嗎？

玉秀：啊！

△玉秀嚇了一大跳，回頭。

玉秀：你怎麼坐在那裏？嚇死我了！

△玉秀撫了撫自己的胸口，將客廳的燈全部打開。

玉秀：你坐在這裏怎麼不開燈呢？高媽媽呢？

志飛：我叫她去睡了！

玉秀：喔！那你怎麼不去睡啊！

△玉秀邊說，邊到沙發坐下，拿起塑膠花來做。

志飛：——我在等你回來！

玉秀：等我？你等我做什麼？

△玉秀邊說邊做花，一副不太在意的樣子。

志飛：那個邱學文跟你什麼關係？

玉秀：邱學文啊？我學長啊！

志飛：我知道他是你學長！我是說——你不要做花了！

△志飛一把搶過玉秀手中的花。

玉秀：你幹嘛？我幫高媽媽做幾朵花不好啊！

志飛：做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？

△玉秀一楞，看看志飛。

志飛：（著急）你回答我啊！是，或者不是！

玉秀：這是我個人的私事，我有必要回答你嗎？

志飛：當然有必要！

玉秀：為什麼？

志飛：因為——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能夠以一千二百塊錢，租到我們樓上的套房嗎？

玉秀：為什麼？難道房租便宜有理由的嗎？

志飛：當然有！我媽一直希望我趕快結婚，所以——她利用那個房間在替我找女朋友，條件越好的女孩子，租金越便宜！

玉秀：荒謬！——那以前租過那個房間的女孩子呢？

志飛：都搬走了！

玉秀：搬走？租金便宜她們怎麼會搬走？喔！你欺負人家！

△玉秀跳起來，離開沙發。

志飛：我沒有。

△志飛情急之下，雙手撐著座墊，挪動屁股移位，儘量靠近玉秀。

志飛：我不喜歡我媽這種安排，所以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牀，就開始播放我最喜歡的一首歌，『西子姑娘』從早上六點播

到八點。那些女孩子都是這樣被我氣走的！

△玉秀忍不住笑了笑。

玉秀：你還不是普通的可惡！

志飛：我那個時候正在天上飛，眼睛長在頭頂上，心裏頭只有飛機，根本容不下女孩子。

玉秀：還好！還好你心裏容不下女孩子，要不然，高媽媽的媳婦大概要像這些飛機一樣，多得滿天飛了！

△玉秀隨意撥弄著天花板垂掛下來的飛機。

玉秀：——噯！你說條件越好的女孩子租金越便宜。那你們這邊租過最便宜的是多少錢？

志飛：一千二百塊！

△玉秀一楞，一笑。

玉秀：才怪！

志飛：我說的是真的！

△志飛情急之下，手腳並用，撐著身子上了沙發扶手，又努力站了起來，靠在椅背上。

△玉秀觀察志飛舉止，有些訝異。

志飛：你來住這麼久了，我沒有播放過『西子姑娘』給你聽吧！

玉秀：——當然沒有啊！我搬進來的時候，你正好住在醫院裏，就算你想播，也沒機會啊！

志飛：我出院以後，也一直沒有播啊！

志飛：你剛回來的時候，心情惡劣，一天到晚發脾氣，哪有心情播音樂啊？

志飛：我——我脾氣改了啊，我改了很多，對不對？我還是沒有播『西子姑娘』趕你走。

△玉秀似乎聽出志飛弦外之音，打量了志飛一番，有些為難的樣子。

玉秀：我——我要上樓了！我還有功課要做！——

志飛：玉秀！——你會搬走嗎？

玉秀：我——我不知道！

△玉秀說著，逕自上樓。上到一半又被志飛叫住。

志飛：玉秀！——你喜歡我嗎？

△玉秀一楞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志飛：你實話實說沒關係！我不勉強！——我再問你一遍！你喜歡我嗎？

玉秀：你不要問我喜不喜歡你。應該是我來問你才對。——我喜歡你！我應該喜歡你那一點？

△志飛愕然。

△大幕落下。

第五幕

時間：前幕四個月後的某一天中午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出場人物：志飛、高母、金旺、玉秀、學文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志飛一個人在復健走道上來來回回的走著，汗水濕透了衣服，仍然咬緊牙關的練習著。

△金旺由舞台右側上，走到欄杆旁，鬼鬼祟祟的朝屋內張望，却始終不敢進去。

△高母提了菜籃由舞台左側上，正要開門進去，被金旺叫住，拉到一旁嘀咕。

金旺：金花！

高母：大哥，你——你好久沒來了，怎麼現在又來了？

金旺：我來看你們啊，志飛的腿好一點沒有？

高母：（搖頭）他一直很認真在做復健，可是——

金旺：那你帶他去看醫生啊！叫醫生給他打針、吃藥啊……

高母：醫生說復健沒有特殊藥，要靠決心和毅力，再加上耐心，才會有效！

金旺：那你要叫志飛下決心啊！

高母：下決心那能用叫的啊！

金旺：說得也是！——

高母：大哥——我們現在的生活，就靠那一些撫恤金的利息，還有玉燕每個月拿回來五千塊，我做塑膠花賺幾千塊，七

拚八湊在過日子，我真的沒有錢可以給你了！

金旺：我不是來跟你要錢的！志飛弄成這個樣子，追根究底都是我害的！我哪裏還有那個臉來跟你拿錢？

△高母看看金旺，一副不相信的樣子。

高母：你——你該不會是又欠一筆大的，要我領那些撫恤金出來替你還債吧？（緊張）那可不行，我們現在就靠那些撫

恤金的利息在過日子吧！

金旺：金花！我這個做大哥的人是很不成材，可是我還不到沒有良心的地步吧！我現在已經不打麻將了！

高母：那——那你現在打什麼？

金旺：我已經不打牌了，真的！我已經戒賭了！

高母：戒賭？那你現在怎麼過日子？

金旺：我現在在當停車場的管理員，這些錢你拿著。

高母：你哪來的錢？

金旺：這是我的薪水，我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。

△志飛無意中發現欄杆外有人在聊天，大為好奇，慢慢退回輪椅上，坐著輪椅出來看個究竟。

高母：賺錢不容易，你自己留著用！

金旺：我在管理處，有吃有住，用不到什麼錢的！——我以前虧欠你們太多了，這就算是我還你們的！還多少，算多少，我也不知道我這輩子還不還得清！

△金旺有些哽咽狀。

高母：大哥！過去的事情就算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還談什麼還不還呢，我們日子還過得下去，這些錢你就留著吧！

△高母要將錢塞還給金旺，正好志飛推著輪椅出來撞見。

志飛：媽！你在幹什麼！

高母：志飛！你舅舅他——

志飛：你還來！你還有臉來我們家？

高母：志飛！你舅舅他是來——

志飛：你又來要錢了是不是？媽！我們日子都快過不下去了！你還給他錢！拿來！拿來！

△志飛激動的伸手要向金旺要錢。

高母：志飛！不是這樣的！你舅舅他——

志飛：我沒有這種舅舅！你害我們還害得不够是不是？你想趕盡殺絕是不是？我不會讓你得逞的，錢還我！

△志飛推著輪椅來到欄杆旁，硬要向金旺拿錢，來勢兇兇，一副忿恨不平的樣子。

金旺：——你要拿錢是不是？來啊，有本事你站起來拿啊！錢在這兒！你過來拿啊！

△金旺擺出一副挑釁的姿態，拿著錢耀武揚威，故意激怒志飛。

△志飛明顯的被激怒，抓著欄杆，奮力想站起來。

志飛：你不要得意，我一定會站起來的！我一定會過去找你拿的！

金旺：好啊！我等你！我等你來找我拿！——

△金旺一咬牙，轉身由舞台右側下。

志飛：（怒吼）你不要走！你不要走！

△志飛恨得一直搖鐵欄杆，大聲嘶吼，却一點用也沒有。終於氣得哭了起來。

△高母望著金旺離去的方向，忍不住悲從中來，也哭了起來。

△玉秀，學文各抱了一大疊的書，由舞台右側上，見狀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
學文：發生什麼事了？

玉秀：高媽媽！你怎麼了？

△志飛反應，倔強的抹去眼淚。擺出硬漢姿態。

學文：高先生！你還好吧！

志飛：（沒好氣的）我很好！（對玉秀）我會讓你知道我好在那裏！

△志飛說著，轉動輪椅進屋，繼續做復健工作。

△高母無言以對，進屋，走入甬道。

△玉秀站在欄杆外，遠遠看著志飛做運動，一付感慨萬千狀。

學文：玉秀！我想我大概不太方便進去吧！這些書你自己拿進去！

△學文將自己手上的書堆放在玉秀書上。

玉秀：不！女士第一，你應該幫我把這些書搬上樓去。

△玉秀將全部的書塞到學文手裏，推著學文進門。

學文：哎！這些書很重吧！

玉秀：就是很重才要你服務啊！男孩子沒本事替女孩子服務，那還有什麼可愛的？

△兩人邊說邊上樓，一副很親熱的樣子。

△志飛看著兩人上樓，一副恨得牙癢癢的樣子，却強忍住一口氣，繼續做運動。

△不一會兒，樓上傳來玉秀和學文放肆的笑聲。一陣又一陣，似乎沒有停歇的意思。

△志飛越聽越不是滋味，却又無計可施，漲紅了臉，繼續來來回回的做著運動。

△不一會兒，樓上的笑聲突然靜止下來，變得靜悄悄的。

△志飛走著，走著停了下來，似乎發現情況有些反常。

志飛：（吆喝）玉秀！玉秀！玉秀！

△樓上仍然沒有任何聲音。

△志飛越想越不對，忍不住扶著輪椅到樓梯口吆喝。

志飛：玉秀！玉秀！玉秀！

△樓上依然沒人應聲。

△志飛顯然急了，忍不住攀著扶手往樓上走。

△高母身上圍著圍裙，由廚房出來。

高母：志飛！你喊玉秀做什麼？

△高母看見志飛站在樓梯上，驚訝的說不出話來。

高母：志飛！你——你——

△志飛發現自己站在樓梯上，似乎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。

志飛：媽！——

高母：志飛！

△高母趕上樓梯，兩人在樓梯上相擁而泣。

△大幕落下。

第六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幕三個月後的某一日上午

地點：同前

出場人物：志飛、玉秀、高母、清河、玉燕

佈景：同前

幕啟：客廳又恢復了飛機滿天滿地的景觀。

餐桌上擺了豐盛的早餐。

△志飛穿著一件背心正在做運動，可看得出體格鍛鍊得相當結實，走路仍然有些跛，却可以做簡單的彎腰、曲腿的動作。

△樓上傳來腳步聲，志飛立刻雙手扶在走道扶手上，慢慢的走著，裝出不良於行的樣子。

△玉秀由樓上下來。

玉秀：早安！

志飛：早！

玉秀：這麼早就起來做復健啦！

志飛：你這麼早就要去上學啦！

玉秀：嗯！今天教授要考我的論文吔！我好緊張喔！

志飛：你沒問題的啦！一定可以過關的。

玉秀：但願如此。你最近有沒有覺得進步一點了？

志飛：沒有吔！我不覺得！

玉秀：你試試看！來！右腳！嗯！很好！左腳，哎！動了吔！再抬高一點！

△玉秀自然而然的上前攙扶志飛，認真的幫他做復健工作。

△志飛心思似乎沒有放在腳上，只是定定的看著玉秀，忍不住想低頭偷偷親玉秀臉頰。

△高母端著一盤荷包蛋出來。

高母：志飛！吃早點了！

玉秀：高媽媽早！

高母：哎！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？

玉秀：今天要口試論文，早一點到學校去準備。

高母：來！來！來！吃早點！

玉秀：等一下，我幫志飛做一下復健工作。

高母：哎呀！你理他！他的腳——

志飛：媽！——

高母：——哎！你們這些小孩子！

△高母咕噥著，進廚房。玉秀仍然在注意志飛的腳。

玉秀：來！右腳！——你怎麼搞的？左腳會動了，換右腳不會動啦！

志飛：除了我的腳以外，我現在身上有沒有什麼值得你喜歡的地方？

△玉秀看著志飛，笑了笑，走到餐桌坐下來吃早點。

△志飛偷偷走了幾步。

志飛：我身上一點值得你喜歡的地方都沒有嗎？

玉秀：也許有！也許沒有！我不知道！

志飛：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你怎麼會不知道呢？

玉秀：我真的不知道。——你是怎麼走過來的？

志飛：走？沒有啊！我本來就在這兒啊！

玉秀：你剛才不是站在這兒！你是站在那兒！從那裏走到這裏！——噯！你沒有扶手，至少走了兩三步吧！

△玉秀認真的比劃著志飛剛才的位置，模擬他可能行進的方式。

玉秀：來！來！來！你再試一次看看！走到我這裏來！

志飛：你先回答我的問題。

玉秀：好！好！好！好！我喜歡你！來！走過來試試看！

△志飛反應，不高興的在餐桌前坐了下來。

玉秀：哎！你站起來試試看啊！

△志飛仍然不理不睬。

玉秀：（不悅）你這麼任性，誰會喜歡你啊！

△玉秀一副快被氣哭的樣子，抱起書本逕自走出去。

志飛：玉秀！——晚上我過生日，你會回來吃我的蛋糕嗎？

玉秀：不會！你都不稀罕自己能不能走了，我幹嘛稀罕你的蛋糕？

△玉秀氣沖沖出去，由舞台右側下，正好玉燕提著一套空軍軍官制服上，兩人碰上。

玉燕：哎！玉秀！你要去上課啦？

玉秀：嗯！

玉燕：晚上志飛切蛋糕過生日，你一定要回來喔！

玉秀：再說吧！

玉燕：噯！不能再說，要確定！志飛說晚上要給你一個驚喜吧！

玉秀：他除了會潑人家的冷水以外，還會有什麼驚喜？

△清河拿著一個大資料袋，匆匆由舞台右側上。看見玉秀，急急忙忙把手中的資料袋藏到身後。

清河：玉秀！這麼早要出門啊！

玉秀：嗯！我今天口試論文！再見！

清河：再見！

△玉秀匆匆由舞台右側下。

清河：哎！怎麼搞的，好像不太對勁？

玉燕：誰知道志飛又怎麼欺負人家了！

清河：管他的！他們的事情，由他們自己去處理！我們今天只要陪著志飛去完成報到手續，那我們就功德圓滿啦！

△兩人興沖沖進門，這才發現志飛一付洩氣狀，一手托腮，一手玩模型飛機。

玉燕：志飛！哪！打扮打扮，也好準備上班報到了！

志飛：喔！姐！你說，我穿這套制服，玉秀還會喜歡我嗎？

玉燕：那我怎麼知道。

清河：會啦！會啦！你以前坐輪椅她都喜歡你了！何況你現在回復英雄本色了！

志飛：我就是怕她只喜歡輪椅上的我！那是同情，不是愛吧！——我很怕她覺得不需要同情我了，就離開我了！

玉燕：他離開你，你就去追她啊！

志飛：追？我追得過那個碩士班的學長嗎？

清河：哎！你的自信到那裏去了？你不是說玉秀很欣賞你以前那種自信的氣質嗎？拿出來啊！

志飛：我——我對別的事有自信，對她！我沒有把握！我怕我追不上她！

清河：追不上你就開飛機去追啊！

玉燕：清河！——

清河：沒關係啦！他以前最喜歡損人的，輪到我損他一次有什麼關係！你啊！沒有戰開機去追也無所謂，輕航機也挺快的。再不行的話，我的垃圾車借給你！四個輪子總追得上兩腿吧！你看！前車之鑑，你姐姐不就是被我的垃圾車追來的？

志飛：姐夫最近我才慢慢覺得，你說得很有道理！

清河：我說的話？我說什麼了？

志飛：你說，討個好老婆，就是你最大的抱負，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，就是你的理想！

清河：你不是說那不算抱負和理想嗎？

志飛：那才應該是人生最終的理想。我們談了許許多多的人生大道理，追求著無窮無盡的希望，最終目的不就是要有一個美滿的生活嗎？

玉燕：嗯！志飛！你成熟了喔！具備一個成家男人的意識型態囉！

志飛：具備有什麼用？如果她離開了，一切都等於零。

高母：她會離開你，也是給你氣的！

△高母由廚房出來，端出一鍋稀飯。

高母：從你出事到現在，她一直很關心你！可是你呢？一直給她氣受，如果我是她，我早就不理你了！哪會關心你會不會走路。

志飛：我就是不要她關心我！我要她愛我！

△衆愕然。

△燈暗轉。

△換場。

第八幕 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同一日晚上七點。
地點：同前。

出場人物：志飛、玉秀、玉燕、清河、高母、金旺。
佈景：同前

幕啟：客廳燈光昏暗，茶几上擺了一個大蛋糕。

△玉燕，清河與沖沖在蛋糕上插了一根大蠟燭，點燃。

△志飛穿著空軍軍官制服，拿著帽子，在院子裏來回踱步，著急的等著。

玉燕：志飛！蠟燭點好了！

志飛：哎，玉秀會不會真的不回來啦？

玉燕：不回來我們就慢慢等，等到她回來為止！你放心，我蠟燭準備了好幾根，夠等到明天早上了！

清河：哎！我等一下要去開垃圾車了，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塊？

玉燕：你想咧！你今天又不是主角！

志飛：哎！哎！回來了！回來了！

△志飛衝入屋內，關燈，只留下燭光，並且趕玉燕、清河上樓。自己一本正經的坐在輪椅上。

△玉秀由舞台右側上，發現屋內燭光，似乎也習以為常，逕自大喇喇的進門。開燈。雙手叉胸，一副不太高興的樣

子。却還帶著一份禮物。

志飛：嘿！請你把燈關掉好嗎？

玉秀：我不！——蛋糕？你到底在搞什麼飛機啊？你不是三月十七日才慶祝過生日嗎？你今天在慶祝什麼鬼生日啊，農曆也沒差這麼遠啊！

志飛：三月十七日，你記那麼清楚幹什麼？有生日多慶祝幾個有什麼不好？

玉秀：你無聊！哪！生日快樂！

△玉秀將禮物丟到志飛身上！順手指指頭抹了一小塊奶油沾唇。轉身就想上樓。

志飛：玉秀！你有一點情調好不好？

玉秀：情調！像你這麼不長進的人，憑什麼跟人家談情調？要談情調！可以啊！站起來才跟我談！

志飛：站起來就站起來！有什麼了不起。

△志飛神氣的由輪椅上站起來，走到玉秀面前。

△玉秀難以置信的看著志飛。

玉秀：你——你會走路了？你——你什麼時候好的？我怎麼都不知道？

志飛：你整天忙著和那個姓邱的寫論文，那會注意到我啊！

玉秀：我沒注意到你？——（不悅）好！高中尉！恭喜你康復了！明天早上六點鐘，請你播放那首『西子姑娘』，好好慶

祝一下。

△玉秀說著，轉身要上樓，却被志飛一把攔住。

志飛：你生氣了？

玉秀：我為什麼要生氣？

△志飛看著玉秀，忍不住笑了笑。

玉秀：你笑什麼笑！

志飛：你生氣的方式好特別喔！不過，你總算是生氣了！說真的，我還真怕你不生氣呢！

玉秀：你——你在說什麼啊！惹我生氣，你那麼高興是不是？

志飛：是啊！你生氣表示你在乎我！你在乎我，我就有希望，你說我能不高興嗎？

△玉秀反應，有些哽咽。

玉秀：我——我怎麼會不在乎你，我不在乎你，幹嘛為你牽腸掛肚，幹嘛老是受你的氣！

△志飛將玉秀摟進懷裏。

志飛：我更在乎你！我在乎你才會給你氣受。我在乎妳，才會莫名其妙的發脾氣。我怕失去你啊！

△清河由樓上鼓掌下來。玉燕攔阻不及。

清河：哎！好了！好了！可以吃蛋糕了！

玉燕：哎！你急什麼啊？

清河：哎哟！蹲在樓梯口多難過啊！下來吃重生之日的蛋糕多好啊！

△四人到蛋糕前坐下。

玉秀：哎！高媽媽呢？

志飛：她去接我舅舅了！我現在站起來了！跟我舅舅這筆帳，也該好好算一算了！

△志飛說話時，高母拉著金旺由舞台左側上。

△金旺有些彘扭，一副不太願意進去的樣子。

△高母極力安撫著，開門入院。

玉燕：噯！說起來你還得感謝舅舅吧！如果不是他把你氣得七竅生煙，逼得你痛下決心，你的腿說不定不會好得這麼快！

志飛：他算什麼？我是為了媽，為了玉秀！

清河：哎！這叫雙管齊下。媽和玉秀給你們是愛的力量，舅舅那邊給你們的是恨的力量——

高母：不！都是愛的力量！

△三人反應，回頭。

△金旺一副無地自容的樣子。

高母：志飛！你不應該恨你舅舅，你應該謝謝你舅舅！

△志飛反應。

高母：他以前就算有千般不是，那也是過去的事的。他真的悔改！上次他來，不是來借錢的，他是拿他當管理員的薪水來還債的！沒想到却被你誤會了！為了刺激你下決心做復健，他才將錯就錯——

金旺：金花！——我虧欠你們太多了，你們恨我，那也是應該的！——（對志飛）你的腿好了！我也比較安心一點了！——

△金旺顯得十分尷尬，轉身就要出去。

志飛：舅舅！——

△金旺回頭。

△志飛低頭，跪了下來！

金旺：哎——

△金旺立刻上前攙扶，四目一望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△大幕緩緩落下。

△全劇終。